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二十六編

賢妮小傳

冊

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一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初版

(賢妮小傳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長沙丁宗一

校訂者 武進冷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商務印書館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廈門 廣州 潮州 汕頭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嘉坡

賢妮小傳卷下

第十四章

寒冬已至海斯東矣。哈利自病熱後。未嘗出門一步。且爲嗽所苦。非臥病榻。卽坐爐旁。果境遇稍佳。病或可去。玆則憂心如結。更足以自戕其生。蓋攜來之資。餘已無幾。並甘旨亦不敢嘗。哈利則謂彼不需此。卽有亦不能下咽。實則爲節費計。託詞以慰其妻。非不欲也。惟彼對於己之肺病。竟不覺其危。嘗自語曰。俟冬盡春來。吾體復健。當以心中計劃。囑桃兒謀之。此時卽有館。亦不能往。讀吾書者。須知此時哈利之肺病。已入膏肓。非遷居之法無效。實受兩病熱。肺病遂增。然就外表觀之。似已漸愈。遂不復延百利診治。未幾竟能下樓。賢妮頗以爲喜。亦深信冬盡春來。體必入健。當耶穌聖誕之前一日。夕陽西下。哈利方與賢妮在起居室圍爐而坐。忽聞有一陣笑語聲自外而至。羣兒歸矣。佛蘭克抱冬青枝。暨長春藤一大束。

餘兒從之。皆眉飛色舞。樂不可支。此種真樂。惟兒童有之。固不因貧富而變也。佛蘭克入卽呼曰。阿母視之。此兒所購者。賢妮曰。已購耶。吾親愛之兒。母不嘗告兒。謂今歲不用此耶。佛蘭克曰。阿母所值無多。僅一便士。賢妮微歎。蓋此時卽一便士亦不能浪擲矣。然亦不出諸口。佛蘭克見狀。謂其昆弟曰。我囊中尙有一便士藏之久矣。母卽不願購。此當以吾錢購之。慧麗等同聲言曰。樹枝若此之多。僅一便士耶。若在倫敦。非六便士不可。佛蘭克謂其母曰。實僅一便士。渠尙令兒多取兒以爲得此已足。渠先售與一媼。僅二便士。樹枝之多。非賃小車不能載之。小賢妮鼓掌翹一足而舞。欣然曰。吾將助母飾於諸室之門。明日聖節必盡歡也。哈利曳女近前曰。然聖節必須盡歡。復顧其妻曰。賢妮如此佳節。歲僅一度。能爲吾輩設嘉肴乎。賢妮幾欲失聲而歎。然不願掃哈利之興。強作歡顏。答曰。吾將過屠門。擇最佳之牛肉一方。與布丁同進。庶不負此佳節。翌晨賢妮因係聖誕。將親赴禮

拜寺蓋自哈利疾後。久弗能往。惟於禮拜日。命兒輩往焉。幸羣兒受教有素。不須督率。能自守禮。是日絕早。天氣清明。繁霜滿地。餘寒猶栗。賢妮母子。方欲出門。哈利已自樓而下。呼曰。賢妮。吾覺今日體氣甚佳。幾可與汝同往。賢妮作猶疑狀。哈利微笑曰。汝無庸疑。吾亦不欲往也。又曰。慧麗。汝不偕母行耶。慧麗曰。母命兒在家侍父。哈利曰。無須侍我。我頃已言之。今日大愈矣。慧麗可偕母行。慧麗目視其母。賢妮略一沈吟。卽曰。愛德迦。吾欲留待侍汝。因貝西女婢至。十二句鐘卽歸。慧麗若行。則家中惟汝一人。吾殊懸念。哈利笑曰。甚佳。慧麗不必往矣。否則汝母心必不安。不待祭畢。將歸而視我。恐我顛入火爐中也。賢妮行後。哈利乃取聖經出。彼自患病以來。因咳嗽時作。久置弗讀。今乃與慧麗同誦之。誦畢。倚枕而思。然非疲也。繼乃似有所悟。謂其子曰。慧麗經有之。平安在世。善意向人。吾料平安終必及我。吾自覺已大愈矣。慧麗茫茫然不解。問曰。所謂平安者何耶。哈利曰。身體復

健希望能達此卽吾之平安。吾逢此佳節一切苦痛掃除殆盡。再閱一月必能出而治事矣。慧麗聞父言舉目而視深信不疑。旣而賢妮偕子女歸迨至三時正餐將設乃捲袖而趨廚下洗手作羹。讀者須知哈氏一家自愛德迦病後事無巨細皆賢妮一人任之。彼固善於持家然僕役之事則彼所未習。今亦習矣。古諺有云事急方知做。謂平日未習之事至無可如何時亦能做也信然。吾前所云之貝西係一幼婢每日以一定時間至哈氏家服役不終日也。貝西於聖節前一日向賢妮請假謂其母令於明日歸省。賢妮以聖節日事忙商令至正午再歸。歸後復來凡杯盤刀碟俟彼來後再行洗濯。於是正餐時炙肉羹芋洗盤進食諸事皆賢妮一人爲之矣。貧婦如此者固多。若爲教授之夫人竟下親竈婢之事吾見亦罕。所食布丁乃隔宿製成羹之半熟食時再煮者其餘之食品彼自禮拜寺歸後始購諸市。方賢妮從事烹飪時耐娘持蜜橘一盤自後扉入謂賢妮曰乞以此分贈諸兒。賢妮以耐娘對於

兒曹時有所餽。心頗感之。謝曰。汝何慈耶。外史氏曰。一盤之橘。誠不足言。慈賢妮竟作此語。乃知感人者。以情不以物也。賢妮又曰。耐娘何必費錢購此。耐娘曰。果吾所購者。汝弗受可也。此實林薩彌之友贈林者。林有友居普利斯多。

在倫敦西二百十八

里。每屆冬令。必以蜜橘一小簍贈之。今晨啓簍時。吾謂林薩彌曰。鄰兒必願得數枚。林薩彌默然不答。然汝莫怪其吝。彼蓋恐其女不願耳。旣而安娜亦請於父。願以半爲贈。林薩彌乃命吾取數枚來。賢妮向之道謝。又曰。耐娘。吾夫今日大佳。汝盍往視之。耐娘乃捧橘盤入起居室。少須卽出。面有憂色。謂賢妮曰。汝毋以彼外貌之佳爲可恃也。賢妮之心爲之一躍。答曰。吾非以爲可恃。惟其形狀頗佳。吾之膽亦較前數日稍增。彼之嗽幾全愈矣。耐娘曰。吾誠不願增汝之憂。然使我易地以觀。必不以爲可恃。蓋久病驟瘳。其變象恆爲人所不測。言已告別而去。賢妮乃入起居室。羣兒方環橘盤而視。小賢妮呼曰。阿母視之妙極。吾家共六人。橘亦六

枚。每人可得其一。不知吾父食此否。時則小愛德迦欲伸手向盤。小賢妮呼曰。迦。汝勿觸之。又謂其父曰。汝亦食一枚乎。哈利早注目於橘。蓋熟蘊於中。唇焦喉燥。忽睹此橘。彷彿旅行沙漠之人。當焦渴欲死時。驟得甘泉也。羣兒雖不之知。而賢妮已覺。乃授之以盤曰。愛德迦。汝食一枚乎。哈利曰。吾口渴耳。窺其意似欲留以餉兒者。既而曰。汝可取一枚爲我剖而爲四。吾卽食之。賢妮剖畢。哈利乃一一納之於口。似甚甘者。羣兒皆環立而視。賢妮復入廚下。見有一小婢在焉。蓋耐娘見賢妮治饌極忙。因遣已婢恩姑來助。賢妮感耐娘甚。自語曰。彼之待我。何若是之周繼。乃會食。既有恩姑助之。賢妮乃得安坐。先以橘盤置案上。小迦卽小愛德迦以盤授母曰。父已食矣。賢妮曰。汝勿予我。我不食也。當與汝父。於是以橘分給羣兒。各得其一小賢妮與兩弟皆卽時剖食。惟慧麗仍置橘於盤。送至父前。哈利曰。汝留此予我耶。慧麗曰。然。佛蘭克詫曰。慧麗汝非不喜食此者。當耐娘送橘來時。汝亦

如我之喜。慧麗曰：此時不欲食矣。續曰：今日食品既多，且旨不思橘也。哈利曳。慧麗至前，凝視其面，微笑低語曰：謝汝。慧麗色忸怩，衆乃就座。哈利連食兩橘，似欲一口吞盡者。食畢，倚椅而坐，旋即酣睡。賢妮向兒輩低語曰：汝曹宜靜。羣兒皆舉首而視，見父已睡，乃不敢聲。慧麗取矮椅坐於母之膝前，捧母手低語曰：吾父不久即愈矣。母以爲然。否？賢妮曰：我頗望其如是。慧麗復曰：母不以爲然耶？賢妮知慧麗亦有憂意，默然不答。慧麗又曰：母在禮拜寺時，父云再閱一月，必大健。賢妮曰：吾恐不能如是之速。果由此日有進步，則痊愈亦不過遲言。已復與羣兒猜謎爲戲。蓋聚羣兒於一室，斷不能使之嘿，不一言，惟有此種遊戲之法，使之靜思。低語耳。忽聞有大聲曰：我何在？羣兒皆驚。顧知父醒矣。哈利睡約半小時，醒乃張目。四顧作不解狀，復曰：我何在？佛蘭克呼曰：父睡於此。哈利曰：睡耶？然！噫！吾知之矣。汝輩皆在此。今日爲聖誕節。我入夢矣。佛蘭克曰：父何夢耶？哈利復以首

倚椅目視空中默然不語羣兒皆異而視之哈利忽曰奇哉夢也吾似置身於廣漠之途弗能測其所屆凡世界芸芸之衆皆偕吾共由此路顛越而前小賢妮不俟言畢卽問曰何物使父顛越哈利曰一路皆障礙物更閉目回思夢境復言曰似有石堙荆棘水潭蔓草之屬絆吾之足然亦弗能確指但覺其障礙而已極目而望路之所至則遠連天際較吾輩之望瑤瑤坡諸山至少亦多百倍幸當吾前者有一點靈光炫耀萬狀爲汝等生平所未見者吾視此靈光目竟弗眩小迦問曰意者如烟火耶哈利不答續言曰此廣漠之途似無止境人皆趨之凡隨此靈光目不旁瞬之人雖顛越而前然不爲此崎嶇所阻其不屬目於光者則顛仆於途或徬徨歧路甚且困於荆棘之叢溺於水陷於泥濘不能前進若輩似亦自知其故然不能以目視光始終弗懈其能常隨此光者僅數人耳亦非全無障礙但能強勉而行旣而此數人者因障礙重重似有所懼吾心中頗噴爲謬以爲此光

必能導入平安之境。雖百千萬億無量數人亦能一一導往。時則羣兒皆靜聽。慧麗問曰。光不眩目。則視之至易。若輩何不從之。父果隨此光耶。哈利不卽作答。續言曰。此光似僅照一步一步外。卽不能見。然移步之後。光亦隨之。如是進行不已。距坦途愈近。則光愈明。慧麗復問曰。父已抵坦途耶。哈利曰。容吾思之。吾似將至其處。卽驚醒矣。言已復作沈思狀。旋謂其妻曰。賢妮已近曦茗時乎。吾不知何物使我若是之渴。賢妮曰。汝欲飲者。吾往取之。卽趨廚下。小賢妮從其後。廚中杯盤狼藉。貝西已復來。方盤髮於首。從事洗濯。見賢妮入。回首言曰。布丁較吾家爲良。蓋謂賢妮留以與彼者。賢妮微笑應之。復曰。貝西。汝卽煮茗。貝西曰。此時卽煮耶。言未已。忽聞兒童狂呼聲。自起居室而出。賢妮疑爲火駭。極急挾小賢妮與貝西奔而往入室。乃知其禍較火尤烈。蓋哈利已倒椅上。自脣至臆。血液淋漓。口不能言。惟張目乞救。蓋以咳甚之故。血管裂矣。賢妮雖不暈不哭而慘痛已達極點。小

賢妮懼而仆地。以彌陀榻蔽面。顫聲而號。貝西則且號且奔。直至林薩彌家。謂其主人。喉已割斷。林氏一家爲之大駭。林薩彌偕耐娘疾趨而至。始知哈利實非自戕。乃設法移哈利於榻。耐娘復助賢妮拭去哈利面上之血痕。林薩彌謂賢妮曰。吾將代汝延醫。當偕之來。言已卽行。耐娘低語賢妮曰。吾早告汝。毋以外象爲可靠。吾恐此卽最後之變象也。賢妮目注耐娘曰。最後耶。讀者試掩卷思之。賢妮此語。其傷心爲何如乎。少須哈利張其顫動之脣。似欲有言。耐娘止之曰。先生不宜發言。果需何物者。可以手勢示我。哈利乃作索水狀。耐娘與以水。哈利取水嗽口。狀似安靜。耐娘曰。此時不需我矣。我將攜汝女去。汝不見其以榻蔽面耶。乃攜之而行。貝西則遠避竈下。惟慧麗佛蘭克小迦三人偕母環父而立。哈利喘息曰。兒乎。賢妮止之曰。愛德迦。汝毋言。哈利微笑視賢妮曰。吾夢中所行之路。告終矣。近此靈光矣。言至此。喘息不定。少須忍喘。言曰。兒乎。吾方以夢境告汝。不料實踐。

卽在目前。今吾恍然矣。此靈光卽爲我而來。以吾思之。汝曹亦向此靈光而行。與吾無異。凡吾所歷之境。如困苦難誘惑憂愁障礙。如是種種。無一倖免。然有靈光在天。爲汝之導。汝曹當時仰視。乃聚三子之手。以一手握之三子。大驚悲痛。不知所可。皆立而靜聽。哈利復曰。小子識之。此靈光卽上帝也。上帝鑒汝。無所不至。凡一步一趨。上帝皆願爲之導。汝曹當完全信仰。隱持此爲行路之光。上帝決不誤汝。雖僅能照耀於一步之間。然步步進行。仍爲汝導。務須虔誠信之。必能導至平安之境。賢妮當令兒輩謹識於心。吾親愛之兒。吾願上帝福汝。導入坦途。日後與吾相見。言至此。力已竭。不能復言。但凝視賢妮。堅握其手。賢妮慟極。淚亦爲之乾。而哈利之目亦徐瞑。旋聞敲門聲。知醫來矣。慧麗搥淚啓門。百利先生入。賢妮退立。低語曰。一二分鐘之前。彼猶長歎。醫以耳俯近哈利之口。復徐徐解其內衣。聽其心臟。謂賢妮曰。彼已長歎而逝。外史氏曰。哈利此時入靈光中矣。

第十五章

賢妮自其夫死後。一二日間。茫然無措。惟有呆坐。嗣則憂痛交集。不獨慟夫。且環顧兒曹前途。何堪設想。卽目前喪葬之費。亦不知何自而來。每日起時。必自念曰。吾何以度此日耶。就寢時。又自念曰。吾何以度此夕耶。一日十二時。殆無時不徬徨而悲嘆。每當夜靜。無人輒扃戶。長跪呼天而訴。然在他之前。則力持鎮靜。惟耐娘能以賢妮之憂爲憂。賢妮感甚。後遂終身信之。某日耐娘謂賢妮曰。苟有屋覆汝之頂。兒童聚於一室。必無不能度日之理。幸勿過憂。賢妮曰。吾所憂者。惟度日耳。欲居此弗去。恐不能也。耐娘曰。屋中家具。皆汝自有。盍以屋數間。轉賃於人。卽以其金。抵汝賃費。賢妮嘆曰。吾籌之熟矣。卽賃資有着。無錢亦何以爲。生耐娘曰。汝當自食其力。汝能針黹及裁縫耶。賢妮曰。吾技劣。僅能製吾所著之布衣。及吾女之短衫。此種針黹工資。甚微。餬口且難。更何論兒童之衣服及教育費耶。耐

娘曰。吾亦知汝目前之困難。然願汝勿過憂。蓋憂甚則病於汝之境遇。仍無絲毫之益。賢妮呆坐兩手。置膝。復言曰。耐娘。吾苟能脫去目前之累。則後望尙有可圖。惟房金已半載未償。而葬費亦無從出。奈何。耐娘曰。汝竟無親戚能救汝之急耶。賢妮向之搖首。蓋其弟小佛蘭雪士。雖爲副牧師。僅能自給。不能助也。耐娘復曰。汝無時計之類。可質錢耶。賢妮聞之。灰白之面。頓現赤色。蓋其夫固有一時計。但用以質錢。心殊不忍。且此物絕佳。夫在時。曾以此許慧麗。耐娘復以懇切之聲。謂曰。吾知汝面赤之故。殆不忍耳。然爲勢所迫。亦何能恤。賢妮然之。更念及飾品暨銀器數事。雖所值有限。亦可質錢。乃問曰。質錢易乎。耐娘曰。極易。有質庫在。否則居於此者。皆不能生活矣。吾敢告汝。此間雖巨閥。亦有質物者。果汝不願自往。貝西之母人極謹。願必能爲汝効此微勞。頃吾有言。汝能越過此關。後此祇須有一立足地。即可自食其力矣。讀者須知耐娘此言。賢妮實不敢自信。益卽竭力摒擋。

以充葬費。又何以償此半載之房金。且一家嗷嗷。更何從得食。是夕。賢妮偕子女。入其夫之停柩室。行末次之哭奠。禮畢。乃就寢。展轉反側。不能成寐。惟覺心如刀剗。涕泗橫流。枕爲之濕。翌日出殯。聖馬丁寺之牧師。遣書記爲代。蓋牧師對於貧家之出殯。恆不願自來導柩。以無豐腴之飲食供給也。出殯時。儀仗至簡。前爲牧師之書記。雖導柩而帽無誌哀之黑帶。次卽靈柩。上覆棺罩。二人舁之。慧麗佛蘭克隨其後。此外無一執紼之人。厥狀至慘。途中人皆駐足而視。目送此可憐之孤兒。惟一少年。肅立道旁。免冠以俟。其過。蓋此少年生長他國。其國之俗如此。非相識也。柩至聖馬丁寺之墓地。牧師遣其副代行葬禮。此人卽查理桃兒。桃兒則不知所葬者卽哈利先生之遺骸。因哈利至海斯東後卽病。未能趨晤。亦未通訊。桃兒遂不之知。慧麗聞桃兒名。回憶可憐之父。生時往往提及。不覺大慟。桃兒雖不知其故。亦爲惻然。誦禱辭訖。乃以最後一鏟之土覆棺上。葬禮畢矣。慧麗與佛蘭

克乃予而歸。除所著之黑帶外，無爲伴者。比抵家，弄已值暮烟四起之時。母子惟歔噓相對，蓋淚已枯矣。賢妮曰：「兒乎，吾今有以語汝。汝等雖幼，亦當知吾之意。吾親愛之兒，汝知今日所處之境，若何慘惻耶？」小賢妮嗚咽曰：「非謂吾輩已無父乎？」賢妮悲切答曰：「然。然因汝父之歿，而種種之困難因之而生，固非汝輩所能喻。今吾所告汝者，則來日方長。家中既無餘金，又無贈我以錢或貸我者。天地雖寬，竟無一人能爲我助。時則羣兒皆靜聽，惟慧麗移椅近母。賢妮力制其憂，續言曰：「吾輩但求有屋可庇，或可奮勇而前，然必須奮勇方能徼倖於萬一。汝曹固不知奮勇之義，吾當爲汝釋之。奮勇云者，卽忍飢、忍寒、忍辱之謂。吾輩之飢寒固近在眉睫，必須耐心忍之，且常忍之，卽有因貧而來之外侮，亦當直受不辭。吾人能否居此，實不敢必。或一二週中被逼而去，亦未可知。」慧麗問曰：「阿母果有何人相逼？」賢妮曰：「吾輩負房金甚巨，無力能償，已函告汝舅。」

指小佛
爾

然恐不能助我。小迦急